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傾世紅顏

喜事多磨

下

一个女人

XISHI
DUOMO

原名：《嫁娶》

史上**最萌宅斗**力作爆笑来袭！
柳暗花溟 峨眉 温情推荐！

一个伶牙俐齿演技佳，专注坑爹一百年。
一个钱多人傻爱搅局，最爱拆台扮无辜。

鬼马吃货女汉子携手大智若愚狐狸男，
专治各路跳梁小丑，书写步步揪心的啼笑姻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喜事多磨

下

XISHI
DUOMO
一个女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事多磨 : 全3册 / 一个女人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26-3

I. ①喜…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510号

书 名 喜事多磨 : 全3册

作 者 一个女人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王 宁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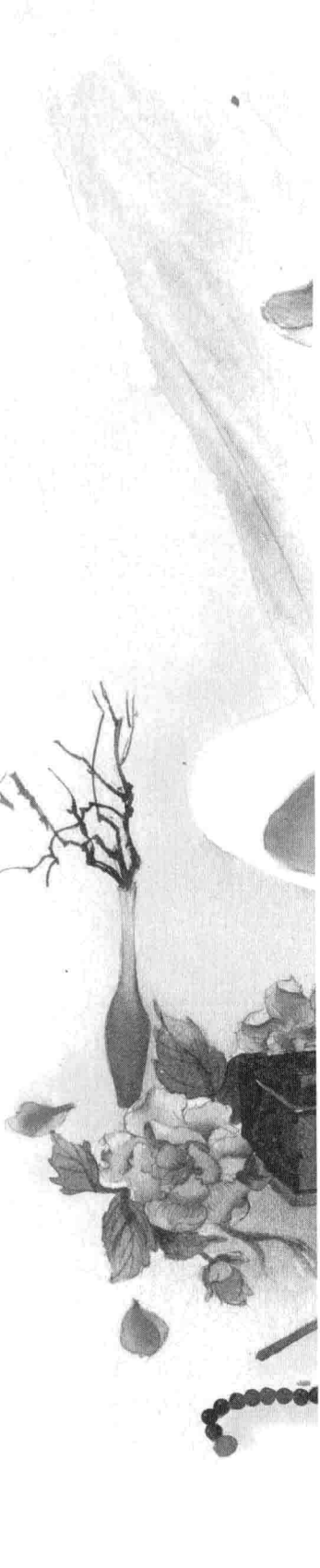
印 张 54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26-3

定 价 75.00元(全三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四十二章/001

老太爷难还风流债 老夫人反被聪明误

第四十三章/015

老夫人难理糊涂账 池氏族长横插一脚

第四十四章/029

水清联手夏家搅局 池氏族长败走池府

第四十五章/042

母女二人终得团聚 万氏偶遇如意郎君

第四十六章/056

方正人讨要赔罪钱 老夫人祸水泼夏氏

第四十七章/070

老夫人难保私房财 方正人讨得和离书

第四十八章/084

幕后黑手杀人灭口 紫珏回应水清提亲

第四十九章/098

甘夫人携女闹水府 紫珏暴打闹事母女

第五十章/112

水清气退姨母母女 紫珏喝下迷魂茶水

第五十一章/126

兰儿作恶巧言狡辩 水清初尝柔情蜜意

目录

XISHI
DUOMO

下



第五十二章/140

挽泪诋毁紫珏清白 讹言谎语不攻自破

第五十三章/154

兰儿借机火上浇油 夏承勤真心付东流

第五十四章/169

挽泪兰儿自食恶果 方正人树威镇水清

第五十五章/183

水清为紫珏扫后院 紫珏偶遇水老将军

第五十六章/197

祖孙二人合惩恶徒 南宁王救急卖人情

第五十七章/211

皇帝插手拆人姻缘 池紫珏哭闹金銮殿

第五十八章/226

池氏夫妇败兴而归 紫珏摊上杀身之祸

第五十九章/240

三王爷遭水清暗算 池子方真人不露相

第六十章/254

夏氏池子方各分飞 池子方托出恶毒计

第六十一章/268

善恶有报皆大欢喜 有情人千里共婵娟





第四十二章

老太爷难还风流债 老夫人反被聪明误

紫珏被花姨瞪得很不好意思，低下头不敢再用那么感兴趣的目光看着花姨了，但是心里还是在想池老太爷欠下的账，然后想到了池子方做的那些缺德事，她心想：这才是家学渊源。

老夫人看着花姨的目光闪了闪：“现在，你从我的家里滚出去。”

花姨看着她：“你说话还是客气些，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们留三分面子，你说是不是，老相好？”

老太爷的眼睛终于落到了花姨的身上：“当年的事情……”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最终化成一声长叹，“几十年了，何苦再来翻这些老账？”

“真还记得当初的情分，你就走吧。我……我……”他说到这里看看老妻，后面的话还是化成了一声叹息。

紫珏忽然开口：“老太爷，人家是来讨账的，你一不认错二不好好地弥补，就想让人家走？换成是我，打死不走，非要把你池家掀个底朝天不可。”

老太爷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给我闭嘴。”

紫珏看着他笑：“我不说话怕你们把我忘了，再把我当成哑巴卖掉，我找谁说理去？”

听到她这话，老太爷气得哼了一声，知道紫珏是用刚刚的事情讥讽他们。

他们原本是要谋算紫珏的，可是到了现在却成了老太爷的麻烦，还是一个很大的、很多年前的麻烦。

老夫人的脸色铁青：“不是良家妇女果然脸皮不是一般的厚，你还有什么脸来？还能扬扬得意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紫珏“咦”了一声，花姨那边又瞪她一眼，抢在她前面开口：“丢脸？说起

来呢，我们这些做皮肉行当的真没有什么光彩，但是说到丢脸的话也要看和谁来相比。

“和你们夫妻相比，我还真的可以说很有脸，至少我是自己养活我自己，不偷不抢不骗不拐，除了害自己外也没有坑害谁，对得起天地良心四个字。

“至于你们夫妻，老太爷，你自己说你们有脸没有脸？还是说，话到了你们池家总要这样反着说？”

“几十年前你们池家的道理就是不讲理，几十年后还是如此啊，没有半点长进。”她撇撇嘴，“老太爷，咱们先算头一笔账吧。”

她眯起眼睛来：“当然，首先要问清楚一件事情，你和我之间……”

“你就是一个青楼女子！”老夫人尖声叫了起来，打断了花姨的话。

花姨看看她也不反对：“那很好，我们来算一算第一笔账吧。我是个青楼女子，谁都知道，而且还是我们方圆百里最有名的花魁，老太爷你当年没有给一分银子，今儿可能结账了？”

紫珏的嘴巴张大，不过这次水清的话抢在了她的前面：“吃花酒没有……没有给银子？”他不相信地看着花姨，“那还能完好地离开？”

花姨飞个媚眼过去：“这位公子说得翠玉楼好像是什么龙潭虎穴一样，您是不知老老太爷当年的可怜样啊，我这人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心软啊。

“他可怜巴巴地说没有带银子，花姨我也不能硬把人留下来是不是？就算是留人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再说池府可是金字招牌啊，我哪里能想到老太爷会真的要赖账呢。”

“唉，连我们的皮肉钱都赖。”她轻轻地摇头，叹着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池家发达了，连个招呼也没有打就走了。这次池家的人来接我，公子你是不知道我那个高兴啊，认为池老太爷终于想起要还账了，所以才带着那些陈年旧账来了。”她斜眼看向老太爷，脸上带着笑意，语声就如同是四五月的柔风，“老太爷，几十年了，只利钱就不少了呢。奴家不是放印子钱的，但是那利钱也不能少是不是？”

老太爷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花……花姨，”他喊得有些别扭，“我何曾欠过什么花酒的钱，当年你我二人……”

花姨不知道从哪里又掏出一块帕子来，抖手就抛到了老太爷的脸上：“哟，刚刚贵夫人可是说了，我乃青楼女子，你在我那里又吃又喝又花用的，今儿还真的想赖账不成？”

她自袖中拿出几张纸来：“瞧瞧，我这里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个月您就在我那里吃喝花用了八十多两，再加上奴家的缠头，这一个月你就欠了我三百六十两啊。

“你可是知道我的身份，三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多要你一分，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我可是抹掉了零头。如此一年九个月就是七千五百六十两，加上这些年的利钱，如今已经是二万九千多两。”

“我想，不多不少您就给三万两银子吧。”她笑吟吟地说，“老太爷，我们这样的女子真的不值什么，皮肉钱啊。”

老夫人大叫：“你去抢吧。”

“老夫人擅长抢，奴家不会，奴家只是个青楼女子。”花姨还是笑吟吟地，“老太爷，奴家可真的不想闹到官府去。”

水清吃惊得很：“真的吃花酒不给银子？！”

紫珏看看花姨，感觉她和老太爷之间绝非这么简单。不过三万两啊，我的天！那是多大的一堆银子，她还真的想象不出。

如果她有这三万两银子的话，这一辈子和娘亲、弟弟妹妹都不用愁吃穿了。

老太爷看着花姨：“你真的要这样……”他一脸的沉痛，看着花姨的目光里带着不敢相信和深深的怀疑。

花姨忽然收起了脸上的笑，猛地站起来指着老太爷骂起来：“天底下什么样的男人都有，就是没有你这样不是男人的东西，欠了窑姐儿的皮肉钱，现如今你还不想了？”

“少给老娘说什么真的假的，老娘当年就知道你就没有‘真的’。今天你不给老娘银子的话，哈，老娘就在这里开张了。”

她一拍桌子：“老乌龟，胖婶。”

老乌龟和胖婶齐齐答应一声，转身就出去了，不多时就带进来了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她们个个都识得紫珏，紫珏当然也识得她们，但是无一人和紫珏打招呼。

在翠玉楼里的时候，这些姑娘待紫珏可算不得好，只要紫珏在厨房以外的地方出现，轻的就是被拧耳朵，每一个下手都狠着呢。

紫珏看着她们却在心里生不出什么怨恨来，反而生出不少的亲切感来。这些女子都是可怜的人，不少都是被亲人卖进去的，还有就是人牙子拐去的。

这些姑娘一进屋就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哇，这椅子真不错，红木的吧？”

“上好的玉如意啊，妈妈给我吧，我房里早就想要把玉如意了。”

“妈妈，这瓶儿还是有几分可取之处，就予了我吧。”

她们完完全全把池府之物当成自己的来瓜分并不是最过分的，让老夫人气得眉毛倒竖的是两位浓妆艳抹的姑娘。

她们过来一个搂住了老太爷的脖子挂在老太爷身侧，一个干脆就坐到老太爷的腿上，两个人哧哧笑着，一双手就要抚上老太爷的脸。

大庭广众之下，老太爷的脸是真的挂不住，想挣扎吧，两只胳膊被一位姑娘搂得好紧。想动腿？有位姑娘坐在腿上呢。

“起……”他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姑娘的小手就捂住了他的嘴巴：“老太爷您要什么，我们姐妹会让您满意的。”

另外一位姑娘道：“姐姐，你错了，老太爷的嘴巴怎么能这样捂上呢，不应该用手，应该用嘴巴。”

胖婶拊掌：“我们小莺儿就是懂老太爷啊。”

老夫人气得额头青筋直跳：“你给我下来。”她指着坐在老太爷腿上的芍药，“给我把她拉下来。”

屋里的丫头婆子都看呆了，她们哪里见过这样的女子，虽然个个都穿着丫头或是媳妇子的衣裙，但是每个人都那么的不同，一举一动之间的风流是藏都藏不住的。

听到老夫人的话，她们倒是想去拉人，可是却不知道要怎么动手。拉哪里合适呢？她们总感觉那几个女子全身上下都让她们脸红，抓哪儿都不合适。

芍药已经笑了起来：“老夫人生气了还是吃醋了，您不想让我坐是您要坐吗？”

“无耻！”老夫人气得咬牙，“拖出去，把这些烟花女子都拖出去！”

婆子上前拉人，却不想芍药身子一转然后就感觉后背被人一推，她整个人都冲进了老太爷的怀里。

小莺儿大笑着在老太爷脸上亲了一下：“原来您现在喜欢老的吗？”

紫珏看得想笑，忍不住只能用咳嗽来掩饰：花姨果然高明。虽然只是五六个翠玉楼里的姑娘，可是屋里却像多了五六十个人一样乱。

她看到余氏在旁边张大嘴巴的样子，眼珠一转推了她一把大声道：“还是婶娘手腕狠啊，借刀杀人？”

她不知道花姨用什么手段把翠玉楼的姑娘弄进府的，但是把此事扣到余氏头上可太顺理成章了。

如果不扣到余氏的头上，她都感觉有点对不起老天爷啊。听到紫珏的一句话，她的眼珠子瞪得差点掉出来：“池紫珏，你不要以为可以诬……”

老夫人那里却已经指着她喝骂：“我就知道你没有安好心，却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的恶毒，现如今这个样子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有你的话，这些青楼女子怎么进得了池府，又如何能进得了大厅？！”她恨不得现在就把余氏扔出门去。

不过是和儿子有些不和罢了，余氏至于做得如此绝吗？池家好不了，她余氏能得什么好处？

老夫人是完全相信紫珏的话，就算紫珏是她恨透的人，但是那话她认为是有道理的。

余氏当然要辩解：“不是的，不关我的事！”

紫珏的眼珠子转了转，苏万里那里已经开口：“难不成还是老太爷的意思？三夫人，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水清看着老太爷轻轻一咳：“老太爷，您倒是说句话啊。”

老太爷是真的想开口，可是怀里的妻子刚被他推开，小莺儿就亲到他的脸上。他老脸通红，老夫人回头看到小莺儿居然还想偎在老太爷的怀里，当下就顾不得余氏。

老夫人几步上前就想给小莺儿一掌，却不想那边的芍药没有闲着，在老夫人背后一推，老夫人就跌进了老太爷的怀里，夫妻两人算是抱了个满怀。

小莺儿和芍药大吃一惊：“哟，原来老夫人也是我们姐妹出身啊，瞧您这身段还真的看不出来。”

老夫人又羞又恼，爬起来就给了老太爷一记耳光，转身就打小莺儿两个。她是含怒出手当然下手就没有了轻重，打得老太爷眼冒金星。

老太爷被妻子打了哪里能忍住，自然是想也不想就要教训妻子，见她转过身去，伸手就抓向老夫人，拽过来就给了她两记耳光。

他打得也挺重，但最巧的就是他打人的时候，小莺儿和芍药都大叫：“老太爷救我！”

于是，他下重手就成了为小莺儿两人出头，这就让老夫人无法忍受了。

紫珏还在此时大叫一声：“我的天，老太爷你还真下得去手，那可是结发之妻啊，不就是两个烟花女子吗，也值得你出此重手。”

老太爷瞪起眼睛来：“你不要挑拨……”可是他的话没有说完，脸上就被老夫人抓了一把：“你居然这样对我？！”

小莺儿和芍药两人大呼一声：“不要伤到老太爷。”两人还真的抢上前去，却在老夫人打完人后，才捉住老夫人。

这就成了芍药两人和老太爷殴打老夫人一个人了，把老夫人气得一口气没提上来，直接晕过去了。

她真的没有想到老太爷会如此，宠姨娘也就罢了，在他的心中竟然连个烟花女子也比她这个妻子重要得多。

当然，她也并不是完全失去理智，就认为老太爷当真有多么疼爱芍药两人。最为重要的是老太爷对她动手，让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水清看着老太爷叹气：“您做得是不是有点太……”他没有说下去，但是责怪的目光再清楚不过了。

老太爷在老夫人晕倒的时候还打了一掌过去，直到老夫人没有反应他才知道妻子晕过去了，正急着让人扶老妻到一旁去坐下，听到水清的话他气不打一处来：

“老夫哪里有错？”

水清轻轻摇头：“老太爷，确实是你错了。”

可是小莺儿和芍药已经一边一个抱住老太爷的胳膊：“谢谢老太爷。”双双亲了他一下，在他的脸上再次印上了红印。

地保看得直皱眉头：“宠妾灭妻都有罪，何况是……太胡闹了。”

花姨走过去推开小莺儿：“你们太胡闹了，老太爷岂能看上你们这些庸脂俗粉呢？还是那边的那位合老太爷的心思。”

老太爷看向花姨：“如此胡闹，你以为我就可以答应你？来人，来人！”

花姨一挥手，翠玉楼里的姑娘们都立到了她的身后，她看着老太爷淡淡地道：“叫人吧，要大声叫哦，我们也真的想离开了——正好去报官啊。”

“让官府的人来瞧瞧您池老太爷是如何的胡闹，为了两个烟花女子就把妻子打了，而且气得老妻旧病复发。嗯，如果言官上一本的话……”

她又拿出一个帕子来：“不知道池家的官身还能不能保得住啊，就算池家二老爷还在世上，我看官身也难保了吧？”

老太爷盯着花姨，盯了她好长时间终于摆了摆手把叫进来的人又赶了出去：“你认为胡说两句就可以取信于人？”

“你不怕大可以逐客。”花姨坐下，淡笑相应，“一来有小莺儿和芍药、地保他们为证。二来你的脸上那红印也算是明证吧？三来我想贵夫人醒过来的话，会不会为你说好话？”

她笑起来：“如果我是她，我是不会说你一句好话的。”

“反正你不成了，我也一样是老夫人，也一样有子子孙孙在，也一样可以把池家的银子抓在手里。”

“多年的积怨啊，此时真的不想好好地报报仇吗？老太爷，你叫人啊，大声叫，奴家带着人可以现在就走，你不赶我们也可以走。”

紫珏看着老太爷：“看来您是要破费三万两了。可是池家有三万两吗？我看这宅子真要改名了。”

花姨笑着摇手中的帕子：“我还是很喜欢这宅子的，能给奴家和女儿们安身，在这京城之中也就有了容身之地。以后还要老太爷你多多关照才是。”

老太爷长吸一口气坐下：“不要再胡闹，三万两银子是绝对没有。”

花姨答得更为干脆：“那翠玉楼明天就在这里挂牌开张。”

老太爷瞪向余氏：“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他也认为是余氏引了花姨等人，在今天故意来坑害他们。

余氏有苦难言：“老太爷，今天的事情岂能怪我？原本一切就是老夫人身边瑞娘的意思，我不过是婆母叫过来跑腿的。”

“至于翠玉楼的人，更和我没有关系了，那是老太爷你从前欠下的债，如今你想怪到我这个儿媳妇身上，你说得出口可是有人会相信吗？”

老太爷被余氏气到了：“你……你给我滚出去！明儿再说怎么处置你。”他呼

呼喘了两口粗气，看看花姨却根本想不出办法来打发其离开。

花姨看着他淡淡地道：“是用银子还账呢，还是用这宅子抵债，你给个痛快话吧。或者，我们去官府说个分明。”

老太爷沉下脸来不说话了，领教过花姨的手段后，如今他能怎么办？真能去官府的话，他早就让人把花姨等人绑了送官。

他自己到底是有把柄在人家的手上，哪里敢送人去见官，那根本就是把池家送到官府去丢人现眼。

老夫人醒了过来，颤颤巍巍地扶着丫头又走了出来：“送他们去见官，拿着子方的帖子，发配她们三千里……”

“老太爷，你家夫人发威了呢，河东狮吼啊。”花姨是半点也不害怕。

老太爷吼老妻：“你闭嘴。”

老夫人却不示弱地吼回来：“你才要闭嘴！有什么好怕的，啊？我告诉你姓花的，要么你就滚，要么你就好好地想一想你的儿子。”

她说完盯着花姨不放，没有半点躲闪，目光里全是威胁。

老太爷的脸色大变：“你闭嘴。”他是真的急了，让丫头们把老夫人弄进去，可是老夫人就是不肯，丫头们也没有办法。

花姨脸上的笑容终于不见了，盯着老夫人，她缓缓地开口：“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在世吗，在被他抱走之后没有几个月，我的儿子就夭折了。”

“你们真的以为能骗了我？哈，我今天就是为我儿子来讨债的。”她站起来盯着老夫人，“如果你真能把儿子还给我，我马上带着儿子就走。”

老夫人看着她，慢慢地脸上现出了笑意，那笑意一点一点地展开：“你儿子当真还活着，而且这些年来我可没有委屈他半点。

“只是有几件事情我要先说一说才成，十年前我们离开祖宅的时候，池家有人把你打了个半死，还记得吧？

“八年前，你差点被一个致仕的官员赎身，可是最后那个官员却带着你的积蓄远走高飞了，你不会忘了吧？”

“当然，不只是这些哦，这只是近些年的事情，还有十几年前的、二十几年前的——嗯，你还记得你为什么会有银子弄了一家翠玉楼吗？”

老夫人的笑声让人心里毛毛的，就好像会在哪个不注意的地方冒出一个猛鬼来的感觉。

花姨的神色再也不见淡然，脸上也没有了笑意，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老夫人，身体都有点颤抖。

大乌龟上前扶住她：“你不要紧吧？”

花姨摇摇头：“我只是有点头晕，老毛病了，扶我坐下就可以。”她居然连坐下都需要人服侍了。

老夫人的几句话就让她自一个健康的大活人变成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般。

胖婶走到花姨的身边，用帕子给她拭了拭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你不要听她胡说就乱掉心神。我们这些年来，不好过。”

老夫人看着胖婶忽然大笑起来：“我还以为是哪个呢，原来也是故人啊，居然一下子没有认出来。当年的香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胖婶看也不看她：“变成什么样子都比你要强多了，我们变的顶多是皮相罢了，而你的心却是越来越黑。”

花姨点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握住胖婶的手却还是定不住，显然她的心已经乱了。

老夫人由丫头扶着坐下，看着胖婶道：“不用听我的？哈，我想你们还是听我好好地说一说吧，比如说多年前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进了某个烟花女子的房里……”

她咳了两声，推开丫头的手自己拭了拭嘴巴：“接下来吗，那个公子哥当然就由一个孩子变成了男人，而那个公子哥出手很大方，因为他的母亲不想他学坏嘛。

“再加上他很听母亲的话，又是个听话上进的好孩子，便在母亲那里拿了银子送过去，然后他从此就消失在小镇上。”

老夫人看着花姨：“当初看到那个公子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非常亲近，有没有感觉很喜欢他？一个烟花女子啊，经历那么多后还会动心、还会柔情似水，有没有点奇怪？”

花姨已经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死死地盯着老夫人的嘴巴。她好像已经猜到了什么，但是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猜到。

紫珏在此时大叫一声：“够了，老夫人，你不想活了也不用再拉上一个吧？错的那个人是老太爷，你不要恨错了人。

“再说，一直错的人还有你，为什么非要弄个你死我活不成？你赢了也不会有银子给你。”

老夫人看一眼紫珏：“你不是不认识她吗，为什么要帮她说话？还有，谁说不关银子的事情，三万两啊，嘿，池家的银子是那么好拿的吗？”

“烫手，知道不知道？”她看着花姨笑得很诡异，“想要银子成啊，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拿得走。”

“银子是好东西啊，只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命花用啊。”她叹口气，“说到哪里了？对了，说到那个公子哥很听母亲的话。”

她笑得更诡异了：“你知道那个公子哥的母亲是谁吗？是我，就是我。”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不能自己。

屋里有不少的人，可是除了她的笑声外再无旁的一点动静，也就显得那狂笑声多了一丝的可怕。

花姨的手一颤，死死地握了握胖婶的手：“你真以为几句话就可以让我相信？”

老夫人止住了笑，笑得满脸泪，她不得不一边拭泪一边开口：“对，也对。喏，你来看看，来看看我手里的东西。”

她自袖中拿出了一件东西来，却是一个香包，用料说不上多好，但是做得却极为精致，虽然说年头有些久了，但是保存得还真的很不错。

花姨看到那个香包后身子一震，如果不是胖婶和大乌龟，她就要自椅子上溜下去。

她盯着老夫人嘶声道：“是谁，到底是谁？”

“我说过了，是我的儿子。”老夫人收起香包来，“这话可不是能随便乱说的，你是真的听不懂吗？”

她说到这里看着花姨又笑了，这次的笑没有一点声音，却带着十二分的古怪，让紫珏霎时差点以为在老夫人的脸上看到了一个妖魔的影子。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养了几十年的儿子，给他娶妻看着他生儿育女，在我面前恭敬而孝顺。”老夫人的声音也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落到紫珏的耳中，就好像是把无形的锯子在锯她的耳朵一样，说痛吧可是耳朵那里好端端的。

花姨一用力站了起来：“是哪一个？！”她几乎是用尽了力气喊出来的。

老太爷也在看着老妻，开始的时候他的心思当然不在老妻的身上，还想着让人把老妻弄走，但是随着老妻的话，他的眼睛已经移不开了。

他的双手握住了椅子，指节因为渐渐用力而越来越白，一脸的不敢相信，眼神全是祈求。不知道是在求他的老妻，还是在求老天他听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老夫人看着花姨，看了半晌才缓缓地道：“你猜。”她说完笑了起来，“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和姐妹们说‘你猜’，但是这一次却是我说得最为痛快和最为开心的一次。”

“不会什么都让你猜，那个公子哥——我三个儿子中的其中一个，也就是你生下来的那个儿子。”

她眯起眼睛来长长地叹口气：“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出这个秘密来呢？现在说出来了，很舒服。”

“你，还有你，”她先看的人是花姨，然后看向自己的丈夫，再次微笑，“舒服吗？”

紫珏忍不住扯了一下苏万里的衣袖：“我冷。”

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知道了什么叫作怕——不对，应该说是可怕。

是什么样的仇恨才能让老夫人做出那样可怕的事情来，又是什么仇恨能让老夫人把她做出来的可怕事情当众说出来呢？

池家真的太可怕了，这根本就不是个人待的地方。

紫珏在这一刻无比坚定地认为，她应该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救出万氏后，她

是一刻也不能留在池府了。

这哪里是一个家啊，根本就是一个妖魔乱舞的地方。但，是什么让这些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们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坏吗？

苏万里歪头看看紫珏，然后看看水清：“池大姑娘说了，她冷。”

水清眨眨眼，然后对着老太爷施了一礼：“老太爷，借样东西用一用。”他上前把桌子上夏承勤的衣服推开，把包袱拿下来递给苏万里。

苏万里瞪着他，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让小玉披个包袱皮？

水清又眨眨眼睛：“要不，你问问三夫人肯不肯借她的褙子？”

紫珏不客气地给了他们一人一脚：“我不需要衣服。”她心里的冷意也因为苏万里和水清的对话消失了。

花姨的身子摇了摇：“不，不！”她不能相信，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如果老夫人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她怎么还能活下去？

老夫人淡淡地道：“大家都懂，你想装不懂也随你。”

她说到后面忍不住得意地挑起眉头来：“我原来看着那个孩子碍眼，自从他做了那件我暗示人引导他做的事情后，我就看他无比顺眼起来。”

老夫人说完抬手：“你要不要见一见你的儿子？说起来，这些年我可真的尽心又尽力，那孩子长得还真的不错。”

老太爷反手一掌打过去，打得老夫人差点自椅子一侧掉下去。但是打完后呢？打完后他依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反手就给了自己两记耳光。

紫珏已经叫不出好来，看到这里她心里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连水清和苏万里都背过身子去。

夏氏端坐不动，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她的裙边在一刻不停地抖着。

余氏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老夫人，脸上让人看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色，但显然是有着惧意在的。

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夏氏的丈夫还是余氏的丈夫呢？或者都不是。对于余氏来说，她只希望自己的丈夫不是那个被老夫人多年前算计过的公子哥。

“看你也猜不出来了，不过你也不必在意，我已经打发人去叫他了，很快你们母子就可以团聚了，可喜可贺啊。”

老夫人的话说完就又是一阵大笑，就好像她说的是全天下最可笑的笑话。

但是除了她无人再笑一声，谁也笑不出来。老太爷垂着头，就好像已经是半死之人般，几乎是没了呼吸的样子。

花姨却大叫起来：“不，不！”她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就要走，“我不要见他，我不要见他！”

她几乎就要疯了，想念了多年的儿子，夜夜梦中相见的儿子，以为人鬼殊途的儿子，却活着！

这当然是大喜，但是这份大喜的后面却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个秘密让花姨很希望儿子早就死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已经死了。

但是她更希望死的人是自己，在那个公子哥还没有来的时候，她就已经死了。

花姨想儿子想了几十年，因为自儿子生下来不足百日便被抱走了，做娘的岂能不想？她是日日在想，一日叠加一日地思念。

哪怕是死，能让她再看到儿子，能为儿子做顿饭，能为儿子做件衣服，甚至是看儿子一眼——只要他生活得不错，她也认为很值了。

但是现在的花姨是不想见到儿子的，也无法面对儿子。

她大叫着起身要走时，老夫人淡淡地道：“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认为我们池府是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你离开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和你的儿子遇上。嗯，我不会忘了让人提醒他你是他的什么人，如果你坚持就这样离开的话。”

花姨的脚就好像钉在了地上，再也无法迈出去一步，只能看向身边的人，希望有人可以给她想出个法子来。

可是多年来翠玉楼里就是她当家，大家平常有事都是指望着她花姨的，此时哪里会有人能想出办法来救她呢？

紫珏在心底一叹，正想开口的时候就听到外屋有响动，还不等她或是谁做出反应来，门就被人推开了。

花姨也听到了响声，她马上转身扑向胖婶的怀里，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了进去，身子也转了过去，不想让进来的人看到她的样子。

现在的她真的只想求死，但不是死在儿子面前，而是想带着这个秘密去死，死得无人能找到她，就仿佛她从来不存在于这个世上。如此，才能保护她的儿子。这也是她唯一能为孩子做的事情了，当年的事情错不在孩子。

紫珏的一双眼睛也盯紧了进门的人，看到进门的人是大管家她太过于吃惊了：“你……你是老夫人的儿子？！”

她真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啊，池得顺会是花姨的儿子？只是老夫人岂不是说了谎？因为池得顺只是池府的管家可不是主子。

池得顺被紫珏的话吓了一跳：“大姑娘，此话从何说起？小的万万不敢，万万不敢。”他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

老夫人怒斥紫珏：“你少说一句。让你把人带过来，你过来做什么？”她对池得顺看起来极为不满。

池得顺连忙叩头：“老夫人，二老爷如今真的禁不起折腾了，您有什么事情……”

夏氏闻言抬起头来看看池得顺，然后再看看老夫人，缓缓地站起来可是身子接

着一晃，人就软倒在地上。

这种打击真的太大了些，相比起池子方的不忠来也差不了多少。夏氏的身体本就不好，如今她哪里还能再坚持住，当下一口气提不起来就仰面跌倒。

紫珏眨了眨眼，看看花姨心里琢磨着：那我和花姨岂不是成一家人了？她是我祖母？！

苏万里只是盯着老夫人瞧，对于池子方是不是花姨所出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就算池子方是太子爷又如何？他只认得紫珏，只认得那个蹲在角落里哭泣的小玉，至于小玉的父亲是谁根本不重要。

水清看着紫珏，有些担心，直到发现紫珏没有什么反应，他才轻轻咳了一声：“那个，你在想什么？”他纯粹只是好奇。

紫珏没有理会他，因为老夫人看了过来：“池紫珏，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终究不是我们池家正经的儿女，还想入族谱？！”

花姨也极为吃惊地抬头，说实话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位公子哥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池家的三位少爷。

见过的那一位，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说过自己姓池，不然她岂会让其成为自己的入幕之宾？

她下意识地看一眼紫珏，觉得自己帮紫珏真的没有帮错，有的时候帮人真的是在帮自己，出好心还是有好报的。

老夫人看着池得顺微微一笑：“来人，去把你们二老爷抬过来。”夏氏晕倒她看也没有看一眼，至于丫头们的忙乱让她很不快。

“今天我可是有不少的话要和你们二老爷说。”老夫人笑咪咪地道，“想一想吧，他可是命池得顺找人打过你的，嗯，也是他阻止你被人赎身去过好日子。”

“我，就是要让你做一辈子的青楼女子，一辈子都无法从良，老来凄凉。”她盯着花姨的眼睛，“而且，做这件事情的人还是你儿子，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

花姨咬着唇没有说话，倒是胖婢骂了一句：“你根本不是人，你就是个魔鬼。”

老夫人怒了：“我是魔鬼？哈，你还真的敢说，也不想是谁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如果她不来池府，如果她来池府乖乖的，哪里会有这些事情？

“我的确是做了，可是我并没有打算说出来，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在不高兴的时候拿出来解解闷，是你们逼我说出来的。”

她指向花姨：“多年前就是你这个丫头，居然勾引你的主子，让他迷恋上你差点毁掉了和我的婚约。

“你不是一直说为了他什么都肯做吗？那池家需要银子，那他需要钱的时候，你当然要站出来才对。当年也是你自愿卖身的，你能怪得了哪个？

“对，就是我让他骗你的，但你也是愿意让他骗对不对？对你痴情一片？哈，